

自然处方

□肥西县 张建春

我在一棵树下，仰望果实，树给我开了两张处方，阴凉和酸甜。我看到蚂蚁搬家，沿着树枝，排着队，一条线样向高处搬运它们的粮食和蚁卵，我明白天要下雨了。

大自然真的奇妙，每一个晷晃，都在有意无意地标明，需要和不需要的。

小时在农村生活，田野就是一切。吃从田地来，穿从田地来，用从田地来，田地如同百宝箱，打开了什么都有。头疼脑热，去田野走上一趟，拽些草梗草花，煎上一剂或苦或涩的汤，捏着鼻子喝下，出身透汗，不久一副结结实实的身板又还原了。在乡村，谁的心里不揣着个小九九，那是自然隐约着的处方。

自然的处方是不需要刻意记取的，如水流，水到渠成。故乡有毒蛇咬人，毒蛇出没处一定有半枝莲，被蛇咬，用半枝莲敷，效果奇特，不送命不致残。一物降一物，一物为一物开处方。

自然的处方，还是本教科书，教会人生存，也教会人美好。世上的美莫如花朵，再卑贱的草都会开花，再杂碎的花都美丽，苔花如米粒也当牡丹开。花朵是美的代名词，在花的面前人是自卑的，而这自卑营造了美。

最困难的年代，我总是看到，村里的女子头上或胸前佩戴栀子花、金银花，美和香，给落魄的生活以眼睛和鼻息的享受。眼睛向远方，鼻息管近前，生和活就能活下去。

这处方可治到人的根底了。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看似很深奥，实际上就在日常中。

记得一些年我失眠，痛苦得无法忍受。我的伯父说这简单，他扔了一把锄头，让我顶着太阳锄地。一墒地锄下来，我汗流浹背，恰田地头有树阴，我竟在树阴下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时，锄边还睡着蚂蚱和青虫呢。

这算不算自然的处方？我疑惑。伯父说：地气哦，地气哦。动锄，而迎来地气，地气是土地之魂，一旦被地气浸淫，哪还有治不了的顽疾。青虫不失眠，蚂蚱不失眠，有地照管着呢。

伯父如同哲人。

下午和一朋友聊天，我问起他的岳父还健在吗？朋友说：好着呢！我知道他的岳父二十年前得了肺癌。朋友说：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一年到头迷地里。朋友说迷地里，我理解就是沉醉在大自然里，自然用有形或无形的处方为之理疗，理疗有奇效，朋友的岳父八十岁了，仍好好的。这或许是道法自然一解。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理都懂。可人主载自然后，却逞起能来，为自然开据处方。

恨草，给草开除草剂。恨地力不够，给地施化学肥料。恨水，又是堵，又是规定方向。事来了，水汹涌地泛滥。草开始退去，沙漠来了，虫声灭绝。地板结了，小鱼小虾失去了生存地。乱开处方害人，更何况还大大伤害了大自然。

有人说，过去灾害，还有野草、昆虫、动物可食用，若现在大灾大难，估计连条苍蝇腿也吃不上了。苍蝇腿虽小，也是自然的筋骨肉。

植物不育，最好的处方是一粒粒草蜂，如今草蜂不见了，还能怪开出的花是谎花？小时千亩菜花盛开，蜂子们“嗡嗡营营”地一片嘈杂，每朵花上都会卧着一粒蜂子。蜜蜂是大地的良心，当下这良心被人开据的处方毒死了。

如此，大自然的另类处方出现了，洪涝、干旱，动植物灭绝，病毒肆虐……人在这些自然强加的处方里纠结，每一张处方，都够人类喝一壶的。

病急乱投医，对自然的处方还在开着。土地够难够累了，一些毒性的药还在拼命地灌。水无通道则死，植物无立根之地则死，自然死去了，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还能存活下去？

昨晚间有梦，梦见老祖母要我去水田里捕些鱼虾，中午没菜下饭。我去了，端了把筛子，拿了个水瓢，在冲水坑里捣鼓，一时间鱼虾乱蹦……兀自惊醒，天沉沉的黑，正是秋虫鸣叫的季节，却一片的死寂。

水田里还有鱼虾吗？连螺蛳都成宝贝了。少时逮鱼摸虾的景象还在眼前，但真要唤回，已是千难万难了。

我们给大自然开了张多大的毒处方呀。

还是在树下，秋风小吹，有叶子开始枯黄，季候有变，落叶羽羽，它又开了帖处方，包治乡愁。

白露帖

(外一首)  
□寿县教育体育局 马从春  
所有关于季节的相思  
从今夜里开始  
都凝结成晶莹的露珠  
挂在故乡的草尖上  
轻轻闪烁着梦中的呓语

在一片蔚蓝之上  
鸿雁踏着云朵  
自北向南挥师而下  
声声呢喃的雁鸣  
书写秋天的高远与辽阔

西风吹皱池水  
荷香散去  
采莲的小舟满载黄昏  
歪歪斜斜的残荷  
静候一池朦胧月色

多情的芦花漫天飞扬  
一场草木清秋的爱情  
从蒹葭苍苍的《诗经》里  
穿越千年的历史  
一遍遍演绎至今

枣香里的秋天  
在村庄的枝头上摇晃  
故园凉风渐起  
桂子迷人的香味里  
一泓秋水循着思念流向远方

秋收时节  
金色的九月  
是一个个迅捷的动词  
每一粒成熟的果实  
都坐在秋天的正中  
幸福地等待收割

一层层的稻浪  
在秋风的怀抱里翻滚  
父亲深邃的眼眸里  
它们都是自己顽皮的孩子

秋收已经开始  
在季节和农事里  
乡愁快马加鞭  
每一个身在远方的游子  
望着故乡的方向  
在心里将自己颗粒归仓

□含山县林头中学 孙邦明

仲秋时节，广袤的田野，犹如梵高的《麦田》油画。残留的绿意，陪衬黄橙橙的主色调，美轮美奂。晨曦中，枯黄的稻叶，挂满晶莹剔透的露珠，微风吹过，泛起一波波金色的浪涛。

蜻蜓立在稻叶尖，痴情于迷人的秋色；蝴蝶闻着稻香，扇动着喜悦的翅膀；修长的螳螂伸出长长的脖子，捕捉栖息的蝗虫；麻雀飞掠过田野，叽叽喳喳地狂欢。

儿时乡下，晚稻黄是乡村秋的最后一抹原野色。丘陵单薄，三两亩水田，拼了命地生长，维系一大家的口粮。水田，宛如年迈的母亲，透支全身的力气，收获也紧巴巴的。灾年更是青黄不接，粮食如命，用不着父母絮叨，便深扎童年的心坎上。

清晨，扛铁锹的父亲，打个圈从田间归来，洗把脸，边朝母亲说，“可以割了。”大人们磨亮镰刀，投入金秋的海洋。左手抓稻秆，右手握镰刀，唰唰地一茬又一茬，饱满的稻秆温顺地躺下。披靡向前，田野裸露出稻桩和泥土。打谷桶倒扣着扛来，母亲捆稻把，父亲抡起稻捆，狠狠地甩向桶的内侧，发出砰砰的撞击声，人工脱粒，活苦人累。父亲边打稻，边招呼着，“孩子们，捡稻穗了。”“捡”字不如“找”字，乡音乡土，流露出那个时代粮食的尊贵。

卷裤脚，赤脚下田，挎竹篮，头戴“艰苦奋斗”字样的草帽，人模人样，扫射着横七竖八遗弃在稻桩中的稻穗。起初新鲜，捡到三两根饱满的稻穗，兴奋地高高举起，“你们看，我捡到了一个大的。”忽然，一只鼓着腮帮的青蛙，跳到脚边，“扑通”一声，被逮个正着，溅起四周泥浆；一条强壮的泥鳅，快速游动，速扑下，指缝间圆滑地溜走，竹篮倒扣，连草带泥，终收入囊中；可怕的是遇见那花水蛇，泛着粼粼的光，太吓人，只好快闪让路，心有余悸。

最为开心的，是去广阔“希望”的田野里寻找。伙伴一起，比赛一场，看谁捡的多，时光过得也快。蹚过一茬茬稻田，沐浴在空旷的田野，我们成了渺小的一分子。有时，为完成任务，蹑手蹑脚地尾随挑稻捆的人，趁人家不备，拽取几根，来壮大自己的“胜利果实”。晚上回来正津津乐道地分享自己“偷经”时，却遭到无意听见的父亲一顿严词训斥，吓得从此老老实实地“干活”，谨记至今，诚实做人。

不巧，秋天多变，东边日头西边雨。说来就来，黄豆粒大小的雨点砸下来，噼里啪啦一阵狂舞。顾不上雨淋，加入父母收抢稻谷中，一通毛手毛脚地码堆盖垛。人淋得像落汤鸡，可是那日头又露出小脸来，让人哭笑不得。捡来的稻穗，量多，则被父亲用槌枷在院落中或打谷场上脱粒；少数，则让鹅鸭鸡饱吃一顿。坐在高高的草垛上，或骑在院墙中，欣赏它们抢食的调皮样，心里美滋滋的，一天的腰酸背痛，顿然消逝。

捡稻穗，儿时乡下孩子劳动课的必修课，锻炼了身体，亲近了自然，也植入了节约意识。如今再见到一粥一饭被浪费，这样的经历，时常会被半百之我唠叨起来。

粘知了

□芜湖市湾沚区文联 朱幸福

粘知了是夏天里乡村孩子最感兴趣的事之一。知了，也叫蝉，冬天躲在泥土里冬眠，夏天才苏醒过来，爬上树梢活动。因其日夜鸣叫，吵得人心烦，叫声又“知了”，颇不谦虚，故惹人厌，我们这些孩子们便将它们捉来当了玩偶。

成年的知了一般生活在高高的树梢，因其生有翅膀，能在树枝间飞来飞去，故不易捕捉。但在大人的指导下，我们还是学会了许多捕捉知了的办法。最常用的是粘知了。先弄一根细长的竹竿，在竹竿的末梢涂上糨糊或强力胶水（也可用小麦面调成的糊代替），循着知了的叫声到了树下，慢慢地找到栖息在树枝上的知了，再悄悄地将涂有粘液的竹竿梢紧紧地按在知了的背上。知了被惊，振翅欲飞，翅膀的薄翼正好被粘液牢牢地粘住，成了瓮中之鳖。同样是粘知了，也可折一根细柳枝弯成椭圆形，用细线绑在长竹竿的末梢，将蜘蛛网均匀地绕在柳圈内，蜘蛛网粘性特别大，柳圈也比竹竿面积大，按住知了的把握性大些，粘得也牢些。还有一种方式是捕捉，用网或布做成一个细长的口袋，绑在竹竿的末梢，悄悄地往知了身上盖，知了一飞正好飞入袋中，捕捉者则迅速将口袋折叠过来，以防知了逃脱。这几种捕捉方式我都不止一次地尝试过，效果都不错，尤其以后两种方式为佳，捕捉成功的可能性也大。有时，我一天就能捕捉十几只知了，把它们关在小笼子里养着，或者将它们的翅膀剪掉，看它们在盆子里乱爬。有时，也会捉到“哑巴”知了，留着又不好玩，就干脆把它放了，反正它不会叫，也影响不了我们休息。不久，我们就对粘知了失去了兴趣，因为它除了当玩偶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用途，还不如去寻几枚知了蜕下的壳，拿到货郎担上换几粒糖或替母亲买些针头线脑更实惠。

读书之后，我才逐渐明白，这些会叫的雄性知了在完成交配之后，很快就会死去，那些不会

叫的知了都是雌性，也称“哑巴姑娘”，她们在树上产卵后不久也将死去。为了繁衍后代，他们都将献出宝贵的生命，这多少让我觉得有些悲壮色彩，也让我对这种昆虫有了些许同情。我国知了种类繁多，最大蝉体长4~4.8厘米，翅膀基部黑褐色。蝉用针刺口器吸取树汁，幼虫栖息土中，吸取树根液汁，对树木有害。据说，皖北人时髦吃油炸蝉猴（蝉蛹，也称蝶喇猴），这种蝉猴性寒、味香，具有散风宣肺、解热定惊等功能，营养丰富，味道可口。蝉体含丰富的营养物质，其中干基蛋白含量在70%以上，脂肪约7%，维生素及各种有益微量元素均高于一般肉类食品，可称其为当今食品中蛋白王。东南沿海人胃口好，什么生猛海鲜、野生动物都敢吃，譬如福建泉州的“醉知了”就是一道好菜，做法是：将清水加盐、糖、花椒烧开，冷却后加花雕酒、大曲酒调匀制成醉卤。活知了洗净，沥干水分。取大小适中的干净容器1只，底部先放葱结、生姜和陈皮，放入活知了，上面再放上葱、姜、陈皮，压上重物加入醉卤封口，放冷藏室4天后即可食用。食用时改切成块状，浇入少许醉卤。醉知了芳香无腥，味道鲜美，很受闽粤人的欢迎。但我却从没吃过知了，因为我看到这些昆虫觉得总有些恶心，倒是知了脱下的亮晶晶的壳，无论作为观赏还是药用，都有一定的价值。